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七卷 覺闍黎一念錯投胎

從來三教本同原，日月五星無異言。 堪笑世間庸妄子，只知頂禮敬胡髭。

話說儒、釋、道三教一毫無二，從來道：「釋為日，儒為月，道為星，並明於天地之間，不可分彼此輕重。就有不同，不過是門庭設法，雖然行徑不同，道理卻無兩樣。」所以王陽明先生道得好，譬如三間房子，中一間坐了如來，左一間坐了孔子，右一間坐了老子，房子雖有三間，坐位各一，總之三教聖人：戴了儒衣儒冠，便是孔子；髻髮披緇，便是釋迦牟尼佛；頂個道冠兒，便是太上老君。世上一種顛倒之人，只信佛門因果報應，不知我儒門因果報應一毫不差，那書上道：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難道不是因果報應麼？你只看我孔夫子作《春秋》，那稱贊的自然流芳千載，那責罰的自然遺臭萬年。就把佛門的因果報應來論，我孔子代天從事，那一枝筆就是玉帝的鐵案一般，一稱贊決然升於天堂，一責罰決然入於地獄，何消得閻羅天子殿前的判官小鬼、牛頭夜叉。可恨世上不忠不孝、無禮無義之賊，造了逆天罪案，卻都去躲在佛門，思量做個遮箭牌。這樣說將起來，那佛菩薩便是個亂臣賊子的都頭、奸盜詐偽的元帥了。既做了孔夫子的罪人，難道佛菩薩偏饒過了你不成？世上沒有這樣糊塗的佛菩薩。況且從古來決無不忠不孝、無禮無義之賊可以成佛作祖之理。有一等昏迷之人，不論好歹，專好去護那佛門弟子。若是好的，自然該尊禮敬重他，就如我儒門的聖賢一般；若是犯了三皈五戒，擾亂清規，酗酒姦淫，無惡不作，這是佛門的魔頭，敗壞佛法，最為可恨，他還要去蓋護他，這個叫做護魔，不是護法。還要說「僧來看佛面」，不知儒門弟子做了不忠不孝、無禮無義之事，難免笞、杖、徒、流、絞、斬之刑，難道還說他是儒門弟子，看孔夫子上面麼？比如那黃巢原是個秀才，及至造了反，難道還是儒門弟子？後來事敗，削髮做了和尚，難道便是佛門弟子？敗壞佛門，孔子之所深惡；敗壞佛門，如來之所深惡，總是一樣。還有沒廉恥之人，假以護法為名，與和尚通同作弊，坐地分贓，誑騙十方錢糧，對半烹分，遂將個能言舌辯之僧以為奇貨可居，拱在高座，登壇說法，招集婦女，夜聚曉散。就是楊瑾真伽那樣惡禿驢，他卻口口聲聲稱為大菩薩、大羅漢、大祖師，假裝賊形，鞠躬禮拜，做成圈套，誑騙愚民。那愚民那識真假！只道是如來出世、彌勒下生，翕然聽信，至於出妻獻子有所不顧，破壞風俗，深可痛恨。只圖佛面上刮金，果然是佛頭上澆糞。你只看如來棄了王位出家，還要將身喂虎，割肉咬鷹，雪山修行十二載，野鶴巢於頂上，為法亡軀，難道他是為利不成？初祖達磨為佛法來於東土，思量度世救人，因與梁武帝論說佛法不合，遂折蘆渡江，到於少林寺，面壁九載。中國妒忌之人，藥死他六次，他都以神通解救，後以傳道得人，不復解救，所以他的臉通變做黑漆漆的，遂手持只履西歸而去。為法亡軀，難道他是為利不成？二祖神光求佛法於初祖，初祖不肯輕傳，二祖懇求，直至洪雪齊腰，初祖也還不傳；二祖發極，將左臂割下供於佛前。初祖知是法器，方才傳法。為法亡軀，難道他是為利不成？還有長慶祖師坐破七個蒲團，趙州祖師四十年行腳。為法亡軀，難道他是為利不成？在下略說這數位便知端的，那裡有貪財利的佛菩薩祖師？何況其餘種種惡事！

如今佛口蛇心之人，假以信佛為名，無惡不作，壞那佛門多少名頭、多少事體，深可痛恨。為臣當忠，那坐在九重金鑾殿上、戴冕旒的皇帝，便是丈六金身，紫金佛面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真正我佛如來世尊。他卻不肯盡心盡力，赤膽忠心，一味瞞心昧己，做那誤國害民的事。為子當孝，那住在三間草茅屋內、掛竹杖的老人，便是丈六金身，紫金佛面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真正我佛如來世尊。他又不肯盡心盡力，承顏順志，一味瞞心昧己，做那貪妻昵妾的事，不知他信些什麼佛法來。所以宋朝司馬溫公《禪門六偈》最做得妙道：

忿怒如烈火，利欲如鋸鋒。終朝長戚戚，是名「阿鼻獄」。
顏回甘陋巷，孟軻安自然。富貴如浮雲，是名「極樂國」。
孝弟通神明，忠恕行蠻貊。積善來百祥，是名「作因果」。
仁人之安宅，義人之正路。行之誠且久，是名「不壞身」。
道德修一身，功名被萬物。為賢為大聖，是名「菩薩佛」。
言為百世師，行為天下法。久久不可掩，是名「光明藏」。

在下這一回說《覺闍黎一念錯投胎》，先說一個大意，意在勸世，所以不覺說得多了些。如今引證一個故事。

話說唐朝一個華嚴和尚，是個生身的羅漢，在洛都天官寺講經說法。一生得《華嚴》三昧，若是講經之時，便就天花亂墜，地湧金蓮。因此，人人稱為華嚴和尚，真個是：

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！他弟子共三百餘人之多。若是堂上吃齋之時，眾弟子一齊上堂，威儀嚴整，瓶鉢必須齊集。門下一個老和尚極有德行，與眾不同，只是生性甚是躁急褻小，那時適值身體患病，不能隨眾上堂赴會。有個小沙彌因自己沒有鉢盂，見這個老和尚患病不上堂，走來問這老和尚借鉢盂。老和尚極是慳吝這個鉢盂，道：「我生平愛惜這個鉢盂，日日擦磨玩弄，受用數十年，只好自用，不肯借人。若借與你，恐有損失。」那個沙彌三回五次，定要借這個鉢盂。老和尚只得借與，卻從牀上爬將起來，雙手捧與這沙彌道：「我愛這個鉢盂，如同性命一般，好好借用。若有一毫損失，便是殺我性命。」說了三次。沙彌接得上手，走入佛堂，同眾齋食。方才吃完，正要洗滌，那老和尚已在牀上再三催促了。沙彌見老和尚催促，登時洗滌完，正要將來交付，不期老和尚大聲催促。沙彌心慌，手忙腳亂，不曾看得地下，一腳踏著一塊破磚，一交跌倒，把這鉢盂打得粉碎。沙彌只得走到老和尚牀邊，跪在地下再三磕頭請罪，訴說打碎鉢盂之故。老和尚不聽便罷，一聽聽得了這句話，把頭搖得疙顛顛的動。在牀上大叫一聲道：「汝殺我也！」登時目睛努出，面色青紫，咽喉氣絕而死。沙彌甚是懊悔。後來過了數年，華嚴和尚登壇講《華嚴經》，那沙彌也在座下聽講，忽聞得寺外山谷震動，呼呼的如風雨之聲。華嚴和尚便招這個沙彌立在自己背後。霎時間，只見一條雪花也似大蛇，長十餘丈，大七八圍，直搶入山門裡來，腥臭不可當，目光如火，張開血盆那口，直到講堂，抬起頭來高有丈餘，似四圍尋覓之狀。眾僧都驚得汗出，華嚴和尚拿起錫杖，望地下一震道：「孽畜不得無理！」那蛇遂低頭閉目。華嚴和尚高聲說法道：「既明所業，當回向三寶。」遂教滿堂僧眾齊聲念佛，與他說三皈五戒。說完，那蛇遂轉頭向外蜿蜒而出。那時老和尚有弟子在座，華嚴和尚對那老和尚的弟子道：「這蛇就是汝之師父，修行有年，將成正果，只因慳吝一個鉢盂，惱恨之極，變成蟒蛇。適才來此，要吞咬這個沙彌。若吞了這個沙彌，當墮地獄，再無出世之期。我今與他受戒，他明白前因，當捨此蟒蛇之身矣。你們可出山門外一看此蛇何如。」眾弟子一齊走出山門觀看，只見此蛇所過之處，草木盡行偃僕，就如車輪推過的路一般。此蛇行到幽谷之間，以頭觸石而死。眾弟子走來回覆了。華嚴和尚道：「此蛇已到裴郎家中投胎作女人身，性甚聰慧，年十八當死。死後復轉男身，長大修行，方得成道。」說畢，即吩咐一個弟子道：「汝可入城到裴家訪問。此女今欲產下，卻甚艱難。可往救其性命。」弟子領命而去，走入城中，來到裴家。那裴寬為兵部郎中，也是華嚴和尚座下門人。他夫人臨產已六七日，再產不下，正在危困之際，聞得師父差人來到，即忙出見，顏色甚憂道：「吾妻臨產已六七日，再產不下。甚是危困。」那弟子道：「師父正為此一段緣故，特來救取。」遂教裴寬在堂門外淨設牀席，焚香擊磬，連呼和尚三聲；夫人即時產下一女。身體平安，後長至一十八歲而死。死後再轉男身，方得成道。看官，你道這個老和尚將成正果之人，只因一念差錯，便變成一條毒蛇。若不虧華嚴和尚點化，穩穩在地獄中不得翻身。從來道「人身難得，至道難聞」，奉勸修行之人切不可有一毫貪著之心、銜恨之念，錯走了道兒，再救不轉。正是：

慈悲勝念千聲佛，作惡空燒萬炷香！

如今說西湖上一個故事，也是個得道之僧，只因一念差錯，投胎托舍，昧了前因，做了個好頑不肖誤國的賊臣，留與千古唾

罵，把前功盡棄，豈不可惜？話說宋朝南渡以來，孝宗時節，朝中有一個宰相，姓史名浩，是明州鄞縣人，輔佐孝宗共理天下。那史浩雖然位列三台，爭奈子息宮著實艱難，年登五十餘歲，未曾生子，遂廣置姬妾，也只生得幾個女兒。若是姬妾懷了男孕，每每未曾及月便要小產，隨你吃什麼保胎丸，究竟無益。史丞相甚是著急。曾聽得有人說道：「求子之法，須訪求深山中一個修行的老僧，至誠恭敬，與他日日相好，盤桓出入，示他以富貴華麗之景，待他紅塵念頭一動，起了一點喜好貪慕之心，他便一個筋斗翻將轉來，就在你家為子為孫。所以從來道『山中無好和尚，朝中無好宰相』，此是必然之理。」史丞相聽了這話，果然在兩山之中訪了一個老實的覺長老，六十餘歲，專一至誠修行，不管閒事，住於一間破茅庵之中，終日念佛。一日兩餐之外，便就閉了雙目，端坐於蒲團之上，共坐過了二十五個年頭，且是有些光景。不期前世業障深重，魔頭髮動，撞著這個丞相，直教：

顛翻了二十年苦功，跌破盡三千劫面目。

話說史丞相訪著了這個覺長老，便就假做個老秀才闖入他茅庵之中，與他拜佛施禮，舍了些齋米、衣鞋、燈油等樣，又與他補蓋茅庵破漏之處。覺長老也不知他是何等樣人，以後日親日近，漸漸相好，就如道友一般相處。後來方曉得這個施主是當朝一品宰相，後移居於大寺之內。史丞相一味恭敬，就請覺長老常常來於相府，談禪問法，素齋供給，異常齊整。又故意把蟒袍、玉帶、襪頭之類放在面前，金銀、彩幣、錦繡堆積如山，玉器寶玩、外國珍奇之物，無所不有。丞相自己案桌之上金玉酒器，飲食肴饌，陸珍海錯，芳香撲鼻，鼓瑟吹笙，圍屏之內，玉佩丁當，蘭麝交錯，嬌聲豔語。左右服役之人，喏喏連聲，威風凜凜。果是：

人間宰相府，天上蕊珠宮。

那覺長老是個老實和尚，生平眼睛裡何曾看見那世上繁華富貴之事，如今終日在眼睛邊晃來晃去。一日，史丞相問覺長老道：「還是和尚好，還是我丞相府這般富貴好？」那覺長老看了這許多富貴，不覺動了一點塵凡之念，一時拿不住定盤星，失口說道：「丞相富貴好。老僧山中修行清苦，怎比得丞相這般富貴。」那覺長老是個久修行之人，時時有護戒神隨著，今見覺長老差錯著了魔頭，便向耳邊報道：「師父差了因果，我去也。」長老聽得說，吃那一驚不小，暗暗懊悔道：「此念一差，可惜二十五年工夫廢盡，今當墮落火坑矣。」遂急急忙忙別了丞相，歸於寺中，念兩句道：

二十五年摸索，今朝一念差錯。

念罷，遂閉目而化去。史丞相正在家中飲宴，只見覺長老忙忙的走入內室，史丞相立起身來迎接，早已不見了覺長老的蹤影。心中疑惑，即忙差人去寺中探看，方知道適才已圓寂了。史丞相即日第十三個夫人產下一子，史丞相明知是覺長老投胎，心中大喜，因此取名為史覺，後來改名為彌遠。

史丞相從來無子，今虧得覺長老轉世與他做了兒子。但這一個筋斗翻得不好，竟忘却了前因。那聰明智慧自不必說，但生性一味歪斜奸險，殘忍刻剝，自小生於相府習慣了這些驕奢淫佚之事。又因丞相晚年得子，把他生性都驕養慣了，竟訓他不下。又倚著丞相之勢，絕無忌憚，專一以作惡為事。後來登第做官，極有惡才，人都服他，又都怕他，遂漸漸做到吏部侍郎。

那時正是寧宗之朝，奸臣韓侂胄專權。後來韓侂胄封了平原郡王，思量蓋世之功，以為固寵之計，遂倡恢復之議，舉兵北伐，惹得金兵分道南侵，勢如破竹，宋兵大敗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韓侂胄憂懼，遣使請和。金韃子不許道：「如要休兵，但把那個起鬻的首級砍來與俺，俺就休兵罷戰。」韓侂胄大怒，用兵益急，蜀口淮漢之民，死者如山，中外憂懼，無可為計。那時寧宗的楊後噴怪著韓侂胄，你道為何？楊後頗通書史，性極機警，始初還是貴妃，只因寧宗的正宮恭淑皇后崩了，要立正宮皇后。那時寧宗還有一個曹美人，也有寵於寧宗。韓侂胄忌憚楊貴妃有機巧權術，不肯立他為後，要立曹美人為後；又因楊貴妃不守家法，私通了王瑜，遂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廷。楊氏甚恨，遂使了一片心機，畢竟做了正宮，遂恨韓侂胄切骨，要報此一箭之仇。那史彌遠暗暗於內中打聽了這個消息，串通了關節，乘中外忿恨之時，遂上一本請誅韓侂胄。楊皇后正中機謀，從中力贊其事，遂下一道密旨，著史彌遠叫殿帥圍了侂胄私第，遂將韓侂胄登時殺死於玉津園，嗚呼哀哉了。

可憐一代奸臣，化作南柯一夢。

話說史彌遠除了韓侂胄，楊後大喜，就進史彌遠為丞相之職。那楊後聰明非常，文墨精通，嘗有《宮詞》數十首道：

瑞日瞳矐散曉紅，乾元萬國佩丁東。
紫宸北使班才退，百辟同趨德壽宮。
元宵時雨賞宮梅，恭請光堯壽聖來。
醉裡君王扶上輦，鑾輿半仗點燈回。
柳枝挾雨握新綠，桃蕊含風破小紅。
天上春光偏得早，嵯峨宮殿五雲中。
溶溶太液碧波翻，雲外梅台日月閒。
春到漢宮三十六，為分和氣到人間。
曉窗生白已鶯啼，啼在宮花第幾枝。
煙斷獸爐香未歇，曲房朱戶夢回時。
一簾小雨怯春寒，禁御深沉白晝閒。
滿地落花紅不掃，黃鸝枝上語綿蠻。
上林花木正芳菲，內裡爭傳御制詞。
春賦新翻入宮調，美人群唱捧瑤卮。
海棠花裡奏琵琶，沉碧深邊醉九霞。
禁御融融春日靜，五雲深護帝王家。
後院深沉景物幽，奇花名竹弄春柔。
翠華經歲無游卒，多少亭台廢不修。
天中聖節禮非常，躬率群臣上壽觴。
天子捧盤仍在拜，侍中宣達近龍牀。
水殿簾鉤四面風，荷花簇錦照人紅。
吾皇一曲薰弦罷，萬俗冷冷解愠中。
繞堤翠柳忘憂草，夾岸紅葵安石榴。
御水一溝清澈底，晚涼時泛小龍舟。
薰風宮殿日長時，靜運天機一局棋。
國手人人饒著處，須知聖算出新奇。
宮殿簾鉤看水晶，時當庚伏熾炎蒸。
翰林學士知誰直？今日傳宣與賜冰。
雲影低涵柏子遲，秋聲輕度萬年枝。
要知玉宇涼多少，正在觀書一夜時。
瑣窗宮漏滴銅壺，午夢驚回落井梧。
風遞樂聲來玉宇，日移花影上金鋪。

涼生水殿樂聲游，釣得金鱗上玉鈎。
聖德至仁元不殺，指揮皆放小池頭。
涼秋結束鬥尖新，宣入球場尚未明。
一朵紅雲黃蓋底，千官下馬起居聲。
秋高風動角弓鳴，臂健常嫌鬥力輕。
玉陛才傳看御箭，中心雙中謝恩聲。
思賢夢寢過商宗，右武崇儒治道隆。
總攬乾綱成治理，群臣臧否疏屏風。
用人論理見宸衷，賞罰刑威合至公。
天下監師二千石，姓名都在御屏中。
家傳書法學光堯，聖草真行說兩朝。
天縱自然成一體，謾誇虎步與龍跳。
泛索坤寧日一羊，自從正位控詞章。
好生躬儉超千古，風化宮嬪只淡妝。
擊鞠由來豈作嬉？不忘鞍馬是神機。
牽韁絕尾施新巧，背打星球一點飛。
宮槐映日翠蔭濃，薄暑應難到九重。
節近賜衣爭試巧，彩絲新樣起盤龍。
角黍水盤餽釘裝，酒闌昌歎泛瑤觴。
近臣誇賜金書扇，御侍爭傳佩帶香。
一朵榴花插鬢鴉，君王長得笑時誇。
內家衫子新翻出，淺色新裁艾虎紗。
簾幕深深四面垂，清和天氣漏聲遲。
中宮閣裡催繡繭，要稱新蠶作五絲。
歲歲蠶登麥熟時，密令中使視郊圻。
歸來奏罷天顏悅，喜阜吾民鼓玉徽。
小樣盤龍集翠裘，金羈緩控五花驄。
繡旗開處鈞天奏，御捧先過第一籌。

話說楊後極有文才，因此專政，又因史彌遠與他除了韓侂胄心腹之疾，待他極其隆重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。因此史彌遠出入宮闈之中，絕無忌憚，遂與楊後為亂。那宋朝家法極好，獨有楊後不守家法，有人作《詠雲詞》譏刺史彌遠道：

往來與月為儔，舒卷和天也蔽。

因此史彌遠之勢愈大，無人敢惹。凡是史彌遠要做的，楊後即時准奏。楊後要做的，彌遠即時奉行。表裡通同，權勢薰灼。若是不中意的，輕則刺配沙門島、鬼門關，重則竟為刀下之鬼，誰怕你叫起撞天屈來！不要說他吐氣成雷，就是他放一個屁，也還威行千里。那些奉承他的還要把這個屁頂在頭上，當道救命符條；捧在鼻邊，只當外國的返魂香；吸在口裡，還要咬唇咂舌，嚼出滋味。定要把這個屁自己接得個十分滿足，還恐怕人偷接了去，不見得男女孝順之心。以此威勢日旺一日，怎見得：

一片虎狼之心，滿肚蛇虺之氣。刀槍劍戟，打就一付身軀。銼磨煨燒，煉成百般形性。眉毛皺處，日月無光；怒氣揮時，鬼神失色。滾滾頭落地，猶存談笑之形。轟轟血灑空，不見淒慘之色。十八層阿鼻地獄，團團圍得不通風。三千柄鬼頭刀，爍爍排成賽過日。猶如捉生啖死的狠羅剎，連頭嚼骨的鬼夜叉。

話說寧宗無子，選太祖之後貴和立為太子。那貴和太子不十分中意史彌遠。彌遠心生一計，因見貴和太子最好鼓琴，就費了數千金買了一個會得彈琴絕色的美人，暗暗進與貴和。貴和不知其中就裡，受了這個美人，異常寵愛。彌遠見貴和中了美人之計，就厚待那美人的父母，金銀彩緞珍寶不時饋送，買了他美人一家之心，就悄悄教美人打聽消息，凡有些動靜盡數傳報。貴和見楊後與彌遠打成一家，全沒些畏忌，心中甚是氣忿，把楊後與彌遠二人的私事都寫在桌上，就像帳目一般，一一記得明白。又寫道：「史彌遠當決配八千里。」美人見了暗暗吃驚。一日，與美人觀看壁上畫的天下輿地圖，把手指著廣東、瓊崖二處，與美人道：「我明日登了位，斷然要把史彌遠這奸臣充軍於此地。」美人故意問道：「史彌遠無甚過失，怎生便要充軍於此地？」貴和道：「亂倫誤國賊臣，怎生饒得他過！」美人不敢做聲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常常稱彌遠為「新恩」，說異日不充軍到新州，便充軍到恩州去也。美人將此事細細來報與彌遠知道。史彌遠大驚，暗暗的道：「風不吹不響，樹不搖不動。人無害虎心，虎無傷人意。這樣光景，斷難兩存，不是他，就是我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定要廢了他，方才安穩，教他這太子做不成，『無梁不成，反輸一帖』。」這是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話說史彌遠要廢貴和太子之心，日日在念。他家中一個先生餘天錫，也是鄞縣人，生性質樸，彌遠極其敬重。餘天錫要回鄉去秋試，辭別彌遠起身。彌遠延入書房之中，趕開了左右，悄悄對餘天錫道：「皇子心性不純，不堪負荷重器。先生回到浙東，如有宗室賢厚之子，可密密訪來。此是朝廷大事，不可輕易，不可向一人面前漏泄。」餘天錫領命而去，渡了錢塘江，來到紹興地分。有分教：

假太子一朝謝位，真天子即日登基。

你道那真天子是誰？就是理宗皇帝。他原是宋太祖十世孫燕懿王德昭之後希彙之子。希彙共有二子，長即理宗，名與莒；弟名與芮，就是度宗之父，家於紹興。父親希彙早死，止有母親全氏在堂，家道貧寒，伶仃孤苦，不可勝言，同母親住於外公全保正家過活。那與莒自小生得堂堂一表，龍行虎步。兄弟二人，俱有富貴之相。又有算命先生說他兄弟二人之命貴不可言，因此全保正愛護這兩個外孫。那時與莒只得十二歲，與芮十歲。一日秋天炎熱，與莒兄弟二人同走到河裡洗澡。忽然一陣雷雨起來，二人無處躲避，急急走到一隻船側邊避雨，早驚起了船中一個人。這人就是史彌遠家先生餘天錫，正在船中熟睡，忽然夢見兩條黃龍負舟，睡中驚醒，急急起來一看，只見這兩個小孩子負在船側邊，心中大驚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兒子？」兩個道：「我是趙家兒子，住在全保正家。」餘天錫急急叫他兩個起來，到於船中，與他些酒食吃了，待天雨住，同他兩個走到全保正家，問其詳細。全保正知是史丞相府中先生，不敢怠慢，即忙殺雞具酒奉款，教二子陪酒，因說道：「此吾外甥趙與莒、與芮也，係是宗室，曾有算命先生說他日後貴不可言。」餘天錫見這說話恰好與黃龍負舟之夢相符，就有心把些說話問這二子，二子對答詳明，並無差謬。餘天錫甚喜，酒罷相別。全保正率領二子直送到船邊而回。餘天錫回鄉秋試已畢，仍歸相府，就密密把這件事說與彌遠知。彌遠心中大喜，即日召與莒來一見。史彌遠善相，見與莒龍行虎步，果有帝王之相，遂留與莒在京，補為秉義郎之職，改名貴誠。因沂王無子，就立為沂王嗣子，升為邵州防禦使。

史彌遠因父親壽誕，遂於淨慈寺廣齋眾僧，與國子學錄鄭清之同登慧日閣，趕開了左右，悄悄對鄭清之道：「皇子不堪負荷，

奈何！聞沂王嗣子貴誠甚賢，今欲擇講官，君其善訓導之。事成，彌遠之座位即君之座位也。然言出於彌遠之口，入於君之耳，若一語泄漏，吾與君皆遭赤族之禍矣。」鄭清之點頭敬諾。彌遠回府，就命鄭清之為沂王貴誠教授。鄭清之遂日日教貴誠讀書為文。又把高宗的御書與他日日學習。後來鄭清之見史彌遠，便將貴誠的詩文翰墨呈覽，稱贊不容口。彌遠嘗問鄭清之道：「吾聞皇廷之賢已熟，大要畢竟如何？」鄭清之道：「其人之賢，更難盡述，然一言以斷之，總曰『不凡』二字而已。」彌遠大喜。從此日日在寧宗面前一味稱贊貴誠之妙，說貴和太子許多不好之處，思量要寧宗廢貴和而立貴誠。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後來寧宗患病，漸漸危篤，史彌遠先與楊後計較端正，楊後始初也還不肯，史彌遠遂把貴和寫在桌上之事一一說知。楊皇后大怒，立意要廢太子，便道：「廢了貴和，誰人可做？」史彌遠道：「沂王嗣子甚是賢良，有龍行虎步之相，此朝廷之福也。」楊後點頭應允。彌遠見楊後應允，就著鄭清之先與貴誠說知要立之意，貴誠默然不應。鄭清之道：「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，故使布腹心，足下一語不答，何以復命於丞相？」貴誠方才拱手，慢慢說道：「老母在紹興。」鄭清之登時把這話說與彌遠，彌遠一發歎其不凡，即時取他母親全氏居於沂府。寧宗崩後，彌遠在於宮中矯詔立貴誠為太子，登時著一班快行吩咐道：「今所宜是沂王府皇子，不是萬歲巷皇子。若少有差錯，汝等即時處斬。」一班快行喏喏連聲而去。

話說貴和太子在萬歲巷聞得帝崩，在那裡等候宣召，再不見來，心中甚是疑惑，到牆壁間伸頭伸腦，東張西望，打聽消息。只見一般快行共有百餘人，飛也似跑過他府門首而去，卻不進來，心中甚疑。霎時間，又見這一班人簇擁一人而來，過其門首，那時天色昏暗，卻看不出，不知是何人，胸中慌張之極，又沒處打聽消息。那一班快行捧了貴誠到於宮中，見了楊後，行禮已畢。楊後拊其背道：「汝今為太子矣。」史彌遠即時引貴誠至於柩前，命貴誠舉哀。舉哀已畢，方才召貴和。那貴和見召，只道召去做皇帝，心中甚樂，隨至宮門，那管宮門內監只放貴和一人進去，左右從人一個不許放進。史彌遠也領了貴和到柩前舉哀。舉哀已畢，即時引出，卻叫殿帥夏震守著貴和。遂召百官立班聽讀遺詔，仍舊引貴和立於舊班。貴和大驚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我如何還在此班？」當下夏震捉弄他道：「未讀詔書之前，當在此班，待讀詔書之後，方即位也。」貴和太子還只道是真，欣欣有喜色。只聽得鐘鳴鼓響，文武班齊，遙見殿上燈燭煒煌之中，已有一位頭戴冕旒、身披龍袍，端端正正登寶座、受南面之尊了。貴和大驚失色。宣讀詔書已畢，兩下閣門官高聲宣贊，有百官拜舞，賀新皇即位。貴和不肯下拜，夏震把貴和背一把按將下來，不容你不拜。拜賀已畢，遺詔封貴和為濟南郡王，即時趕出朝門，不容稽遲，發一支兵送貴和居於湖州。果是：

一著不到處，滿盤俱是空。

話說貴誠太子即了帝位，就是理宗，是南渡來第五朝天子，在位四十年。理宗無子，就立兄弟與芮之子，是為度宗，這是後話。兩龍負舟，都有證據。可見帝王自有定數，非可矯強。理宗即位之後，尊楊後為太后，一同聽政，封本生父親希堧為榮王、母親全氏為國夫人。全保正一家榮貴，感史彌遠立己之功，凡事拱手以聽。那時史彌遠只當是皇帝了。

話說貴和廢為濟王，居於湖州，鬱鬱不樂。那個彈琴的美人原是彌遠心腹，彌遠仍舊取了回去受用。過了幾時，湖州有兩個反賊潘王、潘丙，說這濟王是個奇貨可居，一夜約會了一干無賴之徒，手執槍刀器械，搶入濟王府中，口口聲聲說「舉義兵推戴濟王為帝」。濟王聞變，急急換了衣服，躲於水竇之中。不期被眾兵搜將出來，磕頭跪拜，稱為萬歲，一齊簇擁了到於州治之中。潘王、潘丙叫眾兵士到東嶽行宮那裡取了一張貼金的龍椅，放在堂上，要濟王穿了黃袍，坐於那張龍椅之上。濟王號泣不從，眾兵把刀放在濟王項脖之上，濟王只得應允道：「切不可傷太后與官家。」眾兵許諾。潘王、潘丙假寫淮安將官李全一張榜文，掛於州門之上，稱兵二十餘萬，共舉義兵，推戴濟王即位。遠近震動。及至天明一看，不過是太湖中漁戶及巡司弓兵百餘人而已，有的有槍刀，有的沒槍刀，手執著漁叉、白棍。濟王知事不成，就與州將勒兵轉去，把這一干人剿滅已盡。後來四處調兵前來殺賊，那賊已通殺完了。濟王驚懼，因此得病。史彌遠遣官來諭慰濟王，一壁廂命太醫院來看視，暗暗下了一帖不按君臣佐使的藥，霎時間，濟王九竅流血而死，嗚呼哀哉了。那濟王死得甚是可憐，冤魂不散，終日披頭散髮，現形露體，作神作禍。彌遠恐懼，只得把濟王來改葬，又作佛事超度。後來彌遠無人拘管，一發放肆，終日在於宮中與楊後飲酒取樂，外邊人通得知。又見濟王死得冤枉，滿城中播出兩句口號道：

楊柳春風丞相府，梧桐夜雨濟王家。

楊柳者，楊後也。不好明白說出，故意作此隱語，以譏諂之。

那時彌遠手下共有「三凶」、「四木」在於要路，做他的爪牙。「三凶」是那個？

梁成大 莫澤 李知孝

「四木」是那個？

薛極 胡榘 聶子述 趙汝述

「四木者」，因四人名字都是木字，因此稱為「四木」。彌遠手下有了這「三凶」、「四木」，凡是賢人君子都一網打盡，眨的眨，竄的竄，死的死，誰人敢道一個不字？若是要做高官的，都要呵呀捧屁，異常鑽刺，方得官爵。有個宗室氣忿不過，卻叫優伶搬演戲文，內中扮出一人，手拿一塊大石，用大鑽去鑽，那塊石頭再鑽不進，這個人歎道：「可惜『鑽之彌堅』。」一人把這說的人打一下道：「你不去鑽『彌遠』，卻來這裡鑽『彌堅』，可知鑽不進也。」彌遠得知此事，將這一班優伶盡數殺死，連這個宗室也都結果了。從此箝口結舌，不要說「彌遠」二字不敢犯，連「史」字兒也不敢道著了，竟成了一個盲聾暗啞的世界，豈不可歎！果是：

還將冷眼觀螃蟹，看他橫行到幾時！

後封為衛王，威行天下，整整做了二十六年宰相。怎當得害得人多，冤魂日日纏身，被眾鬼活捉而去。人人聞之，無不暢快，都滴酒相賀。

彌遠死後數月，一日黃昏，家中聞得有敲門之聲，卻是丞相回家。妻子驚惶，只見披頭散髮，滿身流血，項帶鐵索鐵鎖。合家都道：「丞相怎生如此模樣？」彌遠眼淚直流，再三歎息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悔不當初！我前生原是覺闍黎，只因一念之差，誤投托於此地，昧了因果報應，作惡甚多，害人計其數。又因濟王、楊後之事，今日在城隍處對證拷打，苦不可言。我因記掛家中，暫時回來一說，你們大家齊心學做好人，不可像我在日放心放意作惡，只道神鬼不知，決無報應。誰知今日受這般苦楚，懊悔無及。我今別了你們，便到地府陰司受罪，永無出世之期，亦永無見你們之日矣。」遂放聲大哭一場。哭畢，索紙筆題詩一首道：

冥路茫茫萬里雲，妻孥無復舊為群。

早知泡影須臾事，悔把恩仇抵死分。

題詩已畢，便慌慌張張出門。舉家痛哭，送至門首，只見牛頭馬面，青臉獠牙，一群鬼使都立於門首，囚執了史彌遠，陰風陣陣，冷氣逼人，如煙如霧，如飛而去。舉家驚得跌跌撲撲，正是：

若不是狠閻羅刑法千條，人只道曹丞相神仙八洞。

遂大作佛事超度，亦何益乎？丞相人家那少錢財？若請了些和尚、道士便能減罪超生，則人人落得作惡矣。況且那屍山血海上來的錢財，佛菩薩誰來受領！所以史彌遠在日，人都歎息道：「怎生覺闍黎做出這般行徑？」因作詩規諫道：

前身元是覺闍黎，業障紛華總不迷。

到此更須睜隻眼，好將慧力運金銀。